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

【外国卷】

东方古代文学 (上)

主 编：赵沛林 仲石

本卷主编：张竹筠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

【外国卷】

东方古代文学（上）

主 编：赵沛林 仲石

本卷主编：张竹筠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古代文学. 上/张竹筠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5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外国卷/赵沛林,仲石主编)

ISBN 978-7-80702-882-6

I. 东... II. 张... III. 文学史—中国—东方国家—古代—通俗读物 IV. I10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9368 号

书名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外国卷

Wenxue Mingjia Mingzhu Gushi Quanjì · Waiguojuan

东方古代文学(上)

Dongfang Gudai Wenxue (Shang)

主编 赵沛林 仲石

著者 张竹筠

责任编辑 范中华

封面设计 王吮原

责任校对 范中华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刷 大厂县兴源印刷厂

开本 787mm×1092mm 16 开

印张 39.125

字数 660 千

版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02-882-6

定价 76.00(全三册)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外国卷

编 委 会

顾问：吴元迈

主编：赵沛林 仲 石

编委会主任：赵沛林 高玉秋 范中华 裴丹莹

编 委：苏 畅 刘 研 王桂荣 于二辉

王 平 崔文辉 崔 凯 杨旭东

刘雅春 沈 铁 胡轶坤 盛百卉

温彩云 赵 森 宋美娜 关春芳

邓玲玲 葛秀丽 杨百灵 李 宾

赵 强 李 冬 李 翠 王 燕

窦 波 杨朔缤 赵庆龙

选题策划：范中华

东方古代文学

本卷著者：张竹筠

协助撰稿：张阿莉 吴永芝

总 序

人类文学像尼罗河和恒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黄河和长江一样，源远流长，浩瀚壮观，至今已经历五千年的历史风云。

它最早出现在古老的东方：古埃及文学、古巴比伦文学、古印度文学、古中国文学、古希伯来文学……这是文学的“人类童年时代”，也是人类文学的发祥地。

古代东方各国文学都在各自的土壤上独立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然而，人类文学的多源性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并没有妨碍它们的共同性，因为它们都是从非文学转变为文学，都是从宗教、历史、哲学、法律和伦理的统一形态中逐渐脱颖而出，都是同奴隶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而且首先出现的均为神话传说、诗歌和史诗，并都以人民的口头创作为基础，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随着岁月的流逝，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古代东方各国文学之内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地区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如世界最早的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不仅继承了苏美尔文学的遗产，而且其中关于大洪水的神话也影响到希伯来的《旧约》。后来，一个地区之内的联系与交流逐渐扩展到另一个地区，另一个洲，以致全球。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作为欧洲文学摇篮的古希腊罗马文学，就明显地受到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希伯来等文学的影响。而以意大利为发祥地的 14 至 17 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也受到中古时代拜占庭文学的启迪和推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及其往后数百年西欧文学、斯堪的那维亚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高度发展与繁荣，先后对东方文学和世界其他国家文学起了巨大而深远的促进作用。近代以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由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停滞，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属国、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们的文学虽然还有所创造和成就，但从整体上看，已失去其古代和中古时代的辉煌和领先地位。直到 20 世纪中叶，拉丁美洲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异军突起，风靡全球；以至大撒哈拉沙漠以南和非洲民族文学的崛起，才得以改变世界文学的格局，使世人刮目相看。——这就是世界各国不同文学对话的一个历史轮廓。

基于各国文学之间以及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之内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密切,并且变得愈来愈不可分离,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一次著名谈话中首次提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而在这次谈话前四天,他在致友人书中写道:“我确信世界文学正在形成。”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科学的历史观出发,深刻地论述了世界文学的成因。他们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由此不难看到,世界文学的变化和发展的历程,以及歌德、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都表明各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除一定时期之外,都不是孤立地、封闭地、平行地前行,而是在相互联系、相互借鉴、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的网形中向前推进,并且共同地在创造着世界文学的一个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人类文学在其波澜壮阔的历史行程中,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文学观念和审美理想的变化和进步,大体上经历了漫长的人类童年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古典主义时代、启蒙主义时代、浪漫主义时代、现实主义时代和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为主潮的20世纪多元文学时代,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灿若群星的天才作家,诸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莫里哀、歌德、拜伦、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普希金、托尔斯泰、惠特曼、托马斯·曼、乔伊斯、卡夫卡、海明威、高尔基、肖洛霍夫、鲁迅、泰戈尔、川端康成、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他们以自己卓越的才华,不懈的努力,执著的追求,开创性的探索,为人类的文学宝库作出了巨大而独特的奉献,创作了无数卷帙浩繁、主题新颖、形式迥异、体裁多样、流派纷呈的不朽作品;它们不仅审美地反映了自己民族和时代的生活,也多角度地展现了人民的思想与感情、苦难与欢乐、愿望与憧憬,乃至历史前进的足迹。

每个文学时代由于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的相异,都各有自己时代的文学经典。尽管没有一套恒久不变的标准适用于各个时代的文学经典,但是,铸成每个时代文学经典的那些基本要素诸如高超的艺术、永久的魅力、巨大的社会内容和历史深度、多层次性和多方面性的涵义等,则是不可或缺的共同条件。历史和实践一再表明,任何一个时代的名家名作都不会随着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相反,其蕴含的客观真理、生活经验、审美价值、艺术智能等,总是和世

世代人们的生活息息相连，从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所以，马克思写道：“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其实，不仅是古希腊的艺术与荷马的史诗具有永久的魅力，而且四轮马车时代或蒸汽机时代那些文学杰作也如此。歌德有一句名言——“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曾写道：“普希金不是随着生命之消失而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而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意味着，文学经典随着生活和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可以而且需要不断地阐释，这正是构成它的基本品格之一。

人类文学成果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一个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不能也不可能置身于世界文明大道之外。相反，我们只有认真了解和充分掌握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的全部知识”及一切文明成果，才能更好地担负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崇高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才能更好地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历史和现实都昭示我们：机遇从来是赋予那些在各方面都准备好了的人。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十卷22册的《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外国卷》，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国内十余所高校数十位老师竭尽全力撰写而成。顾名思义，这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常见的外国文学通史或断代史，也不是一部专论外国文学进程、思潮流派、作家作品、文体风格或文学技巧的著述；而是一部另辟蹊径，叙述数千年来外国文学史事，展现外国文学进程中所涉及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背景，以及作家生涯、作家创作历程和艺术世界的著作，书中特别汇集了那些少为人知而富于文学意味、生动感人、给人以启迪和思考的重要史料、故事、逸闻和佳话等，当中的每篇史话均在三五千字之间，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力求轻松活泼其外，深邃智秀于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犹如一条由许许多多美丽珍珠镶成的外国文学之链；一部由无数色彩缤纷的特写镜头连缀而成的外国文学系列片；也是一部别开生面，异彩纷呈，具有独特视角的外国文学史。

吴元迈

2008年11月



序 言

东方文学大致以亚非文学为主体，可分为古代、中古、近代、现代四个时期。本卷主要包括前两个时期，分别反映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过渡时期、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文学。

早在公元前四五千年，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巴比伦人、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人、南亚恒河流域的雅利安人、东亚黄河流域的中国人最早摆脱了原始蒙昧状态，迈进了文明的大门，分别创建了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古国。在这里首先出现了人类早期的口头文学，随后又创造发明了文字及书写工具，使现代人有幸目睹无比珍贵的人类早期作品。此外在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还产生了希伯来文学；在西亚的中部出现了波斯文学；在亚述、叙利亚、腓尼基等地也出现了早期文学。它们大都早于西方文学源头的古希腊罗马文学，并且对西方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东方文学不同于拥有共同的渊源、一脉相承的西方文学，具有多元性特征。亚非各国的文学发展史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有彼此间相互的影响。长期以来在东方形成了三大文化圈、四个文化体系：

一是以印度为中心的东南亚文化圈，或称印度文化体系，包括南亚的巴基斯坦，东南亚的缅甸、泰国、13世纪末以前的印尼马来等国，以印度教或佛教为信仰。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或称中国文化体系，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它们都长期使用汉字创作，有过汉诗文发展阶段，以后又影响到使用本民族文字写成的作品。三是以阿拉伯为中心的西亚、东南亚（13世纪末以后）、北非、南欧（西班牙南部）文化圈，即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成为联系的纽带。641年阿拉伯人占领埃及，埃及文学并入阿拉伯文学。在此文化圈中还涵括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波斯文化体系，包括波斯、乌兹别克、阿塞拜疆、塔吉克、土耳其等使用波斯语的民族文学。

东方文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宗教性。东方文学往往是伴随着宗教而产生的：希伯来文学与犹太教，古代印度文学与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古代

波斯文学与拜火教，以及中古阿拉伯、波斯文学与伊斯兰教。从整体上来看，宗教对东方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赋予作品奇异的浪漫色彩。当然随着宗教日益明显地为统治阶级所利用，其消极影响也逐渐扩大了。

中古亚非文学的性质基本上属于封建社会的文学，时间大约从公元二三世纪到19世纪中叶。在当时，东方一些先进国家仍然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在中古前期（15世纪以前），东方各国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国、印度、阿拉伯和波斯等国经济文化居领先水平，并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文明。

在文学方面，东方文学也超过同时代的西方文学，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是当时世界文学的当之无愧的高峰。除了具备上述古代文学的特征外，东方中古文学还拥有一些新的特点：首先是多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亚非文学已不仅仅局限于几个文明古国，许多新的国家和民族涌现出不少优秀作家作品。其中主要有日本、朝鲜、越南、缅甸、印尼马来、阿拉伯、乌兹别克和格鲁吉亚等。然而不幸的是一些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和希伯来文学先后中断，只有印度文学、中国文学和波斯文学在中古时期继续向前发展。

其次，随着经济和交通的发展，各国之间的文学交流也空前活跃起来，它最突出地表现在三大文化交流圈的形成上。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核心国家的文学作品流传到邻近国家，推动了那里的文学的发展。再次，文学内容趋于复杂化、形式趋于多样化，反映了封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文学作品的形式体裁也有新的发展。诗歌得到最充分发展，小说、戏剧、散文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最后，民间文学蓬勃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民间歌谣、故事、戏剧和说唱等方面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专业作家的创作。

在信息化、全球化多极发展的今天，与西方文学相比，我们对东方文学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在不少学者对西方文学老现象挖空心思地要另辟蹊径，寻找新阐释的可能性时，许多毫不逊色的优秀东方文学作品的研究在我国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这说明在传统的“西方中心论”的强大定势下，东方文学的翻译评介、文学史的构建还处于明显的劣势。

这种劣势首先突出表现在第一手资料——作品的匮乏欠缺。直到现在我们还很难看到一些极为重要的东方文学名著的中文全译本。一般来说东方文学作品的再版率与普及率也是很低的。

其次是对东方文学史的翻译、编写重视不够。一是各国别文学史以及同一

国家的不同语种的文学史有较大的缺口。尽管有金克木先生的《梵语文学史》、张鸿年先生的《波斯文学史》、栾文华先生的《泰国文学史》等新旧论著，但总体来看，内容充实全面、观点新颖、论述深刻精当的国别文学史并不多见。我国现行的整体东方文学史构建的另一个不尽人意之处，大概与对“东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概念的理解有关。如果它是一个地理概念，那么同是位于东半球的毛利人土著文化为什么从没有展露芳容？如果说它是一个文化概念，那么美洲的印第安文学、北美洲的爱斯基摩人的神话传说，在我国的东、西方文学史均没有自己的位置。

再次，对东方各国文学源头——远古神话传说的重视不够。神话是先民记忆的宝库，是民族精神的丰厚底蕴。而以往的《东方文学史》除了简单涉及《圣经》神话外（主要还是因为它与西方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对其他民族的神话介绍得极少，甚至只字不提。而对各民族文学发端的忽略，也就带来了文学史体例的一种缺陷：不容易准确把握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肇始的上限，其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对读者宏观的误导。如果有人说世界文学的始点在古希腊，稍有些历史文学常识的读者就会反驳说：不是古希腊而是古埃及。他们也许还会自信地补充一句：不信你去看看《东方文学史》。的确，如果翻一翻近年来比较权威的文学史，在首篇介绍古埃及文学的为数众多。可能一些知识更为丰厚的人又会说，世界文学的源头是古巴比伦文学，因为古巴比伦的史诗《吉尔伽美什》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史诗。这种说法虽然更接近正确答案，但还是不够精确。尽管在编纂文学史的当时，这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就目前所掌握的文字材料来看，最古老的文学应该修正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学。因此，本书适当调整了顺序，最先介绍的是苏美尔文学，然后是古代巴比伦、古代埃及文学等。本书还相应补充了各民族特有的神话，这些基本上是以往的《东方文学史》所没有的内容。

另外，由于东方文学史所涉及的国别众多，在古代国家之间的彼此交往也有一定的限制，所以往往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化背景、宗教思想。而这些恰恰是一般读者所缺少的阅读背景，失去了这些必要的支持，读者就不可能较好地完成解读。

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一提到伊斯兰教文学，人们一般认为它完全等同于阿拉伯文学，其实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常识性错误。伊斯兰教虽然是阿拉伯人的首创，但在伊斯兰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的应是接受伊斯兰教义的波斯文学。



波斯人是在阿拉伯世界中唯一保留了自己民族语言的人种，而且波斯文学的成就就要高于阿拉伯文学，不过它们又都属于伊斯兰文学。类似的问题数不胜数，如古埃及的冥界文化；印度的古代祭祀文化、独特的仙人文化、错综复杂的宗教文化、强大的正法观念；古代波斯人对火的无限崇拜等。所以勾画背景材料也是本书写作的一个侧重点。

以上提到的种种不足和刻意努力要改变的现状，无疑都是制约东方文学、世界文学研究的瓶颈，而突破这些局限是每一位外国文学工作者的责任。尽管我们不可能是精通各种语言的翻译家，但我们可以把他们重要的、新颖的资料、观点汇总起来，力求正确、全面、公正、迅速地介绍给读者，达到更新视听和思维的目的。这也是此书在体例结构、篇章选择、内容安排上的指导思想。本书如果能为我国读者了解东方古代、中古文学提供一些便利，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在此特向辛勤耕耘的，为东方文学作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的国别文学史家们金克木、刘安武、元文琪、张鸿年、王长新、肖瑞峰、彭端华、韦旭升、栾文华等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朱维之、季羨林、梁立基、陶德臻、郁龙余、孟昭毅等《东方文学史》的诸位主编先生及无数的撰稿人。还要感谢所有东方文学的翻译家们，还有更多默默无闻的东方文学工作者们。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膀，才迈向更高的台阶的。因为时间紧迫，我邀请了我的同事张阿莉老师撰写日本、朝鲜文学和东南亚神话；南开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吴永芝完成了希伯来文学的写作任务。她们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为本书增加了亮色。

由于自身水平的局限，难免有错误不妥之处，欢迎学者、读者批评指正。

张竹筠

2008年11月



目 录

总序•1

序言•1

1. 刻在泥板上的两河流域文明•1

2. 追溯苏美尔—巴比伦文学•5

3. 色彩斑斓的苏美尔—巴比伦神话世界•8

4. 苏美尔—巴比伦的冥界神话•13

5. 苏美尔的创世神话和洪水神话•16

6. 《埃努玛•埃立什》:

世界最古老的创世神话•19

7. 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的先声•24

8. 《吉尔伽美什》中恩启都的文化内蕴•29

9. 古埃及神话风貌•34

10. 太阳神天际泛舟•37

11. 不死的奥西里斯•40

12. 尼罗河畔的歌声•44

13. 《亡灵书》:专门给死人看的书•51

14. 古埃及故事中的大千世界•55

15. 魂系枝头花:古代埃及的变形故事•58

16. 希伯来——“从河那边来的人”•61

17. 风和日丽的伊甸园•65

18. 大洪水和挪亚方舟的故事•68

19. 希伯来民族的始祖•71

20. “与神角力的人”雅各•75

21. 苦难人生的悲喜剧:约瑟的故事•78

22. 摩西率众出埃及•81

23. 可歌可泣的士师参孙•85

24. 三王国统一的盛世:三王史传•88

25. 犹太民族的悲吟:《耶利米哀歌》•92

26. 纯朴炽烈的爱情绝唱:《雅歌》•97

27. 犹太巾帼英雄以斯帖和犹滴•100

28. 印度古代祭祀与吠陀本集•103

29. 古代印度的第一部诗歌总集•107

30. 《梨俱吠陀》与吠陀神祇•112

31. 吠陀创世神话与族源神话•116

32. 最初的诗《梨俱吠陀》和

古印度人的生死观•121

33. 《罗摩衍那》的诞生•126

34. 世代传唱的罗摩故事·129
35. “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悉多·134
36. 《罗摩衍那》中的仁君与人猴大将·139
37. 伟大的婆罗多之歌·144
38. 震天撼地的“俱卢大战”·148
39. 两大史诗万古流芳·152
40. 从伊朗高原吹来的强劲的风·155
41. 写在牛皮上的古经：《阿维斯塔》·158
42. 优美的古代伊朗神话·162
43. 伊朗高原的英雄之歌·165
44. 《往世书》与印度教文化信仰·168
45. 《往世书》中的印度教三位大神·172
46. 关于出生的故事——《佛本生故事》·175
47. 生命在善恶轮回中延续·179
48. 不胫而走的《五卷书》·182
49. 表达穷苦文人心声的《三百咏》·187
50. 《三百咏》中的“艳情”与“离欲”·191
51. 古代印度最伟大的作家迦梨陀婆·197
52. 迦梨陀婆诗歌览胜·201
53. 飘飘《云使》寄深情·204
54. 净修林之花《沙恭达罗》·209
55. 《沙恭达罗》与印度仙人文化·212
56. 从《优哩婆湿》看迦梨陀婆的戏剧·216
57. 反映现实的剧作——《小泥车》·219
58. 苏尔达斯和他的《苏尔诗海》·223
59. 大神黑天的人间牧歌·226
60. 被供奉于庙宇的诗人杜勒西达斯·231
61. 独特的印度古代文艺理论·235
62. 异军突起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238
63. 不断成长的阿拉伯文学·242
64. 大漠雄风乍起：
蒙昧时期的阿拉伯诗歌·244
65. 来自“悬诗”的“七星诗人”·248
66. “格西特”体与“悬诗”·252
67. 伊斯兰世界的基石——《古兰经》·256
68. 阿拉伯散文的一代宗师伊本·穆格法·261
69. 译著并重的《卡里莱和笛木乃》·266
70. 阿拔斯王朝诗歌掇英·270
71. 来自“半人”或“非人”的歌唱·274
72. 阿拉伯民族诗人穆太奈比·279
73. 中古阿拉伯散文大观·283
74. 伊斯兰民间文学的一座丰碑·286
75. 永不停息的追寻的脚步·291
76. 《一千零一夜》中的女人们·295

77. 动听的八音故事盒:
《一千零一夜》的艺术特色·299
78. 盛开在南欧的阿拉伯文学之花·302
79. 在异族语境下的中古波斯文学·307
80. 来自王宫中的咏唱:波斯的宫廷诗歌·310
81. 波斯诗歌之父鲁达基·315
82. 中古波斯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323
83. 波斯伟大的史诗诗人菲尔多西·326
84. 往昔的岁月在菲尔多西笔下复活·330
85. 《列王纪》中的四大悲剧·334
86. 以战盔为王冠的波斯勇士鲁斯坦姆·338
87. 死于父亲手下的少帅苏赫拉布·342
88. 伊斯兰苏菲教派与苏菲文学·349
89. 波斯苏菲文学的宗师莫拉维·353
90. 中古波斯叙事诗巨擘内扎米·359
91. 波斯帝王之恋:《霍斯陆与西琳》·364
92. 伊斯兰的“梁祝哀歌”:
《蕾莉与马杰农》·369
93. 波斯鲁拜大师海亚姆·375
94. 海亚姆:“一条噬咬教义的毒蛇”·381
95. 云游四方的“诗圣”萨迪·388
96. 在人生旅途上盛开的“蔷薇”·392
97. 伊朗杰出的抒情诗人哈菲兹·398
98. “设拉子夜莺”的抒情之歌·404
99. “乌兹别克文学之父”纳沃依·412
100. 格鲁吉亚的“诗圣”卢斯达维里·416
101. 富士山的神韵:日本古代文化与文学·421
102. 日本神话:从神祇到皇族·424
103. 扶桑之国的汉风
——日本古代的汉诗·428
104. 用民族语言歌唱:日本和歌的历程·431
105. “茂叶深深绿”:和歌总集《万叶集》·435
106. “心香一瓣终无穷”:
柿本人麻吕和高柿黑人的创作·439
107. “忧患兮人生”:
社会抒情诗人山上忆良·444
108. 大自然的咏唱者山部赤人·448
109. 世界最早长篇小说的孕生:物语文学·452
110. 物语文学的开山鼻祖:《竹取物语》·456
111. 宫闱深处写春秋:
紫式部与《源氏物语》·459
112. “光君”源氏与“灵通宝玉”·464
113. “颜色如花命如叶”:
《源氏物语》中的女人们·467

114. 贵族阶级的精神没落史:
《源氏物语》的主题·471
115. 纤纤细笔诉幽怨:日记随笔文学·474
116. 武士文学的扛鼎之作
——《平家物语》·478
117. 古典戏剧世界:能乐与狂言·482
118. 且将余兴遣小诗:日本的俳句·485
119. “渗入岩石的蝉声”:
“俳圣”松尾芭蕉的创作·490
120. “浮世草子”话人生:
井原西鹤的创作·495
121. 近松门左卫门与净琉璃·499
122. 追寻祖先的印迹:朝鲜的神话传说·502
123. 朝鲜的汉诗文与诗人崔致远·506
124. 朝鲜最早的长篇小说:《九云梦》·511
125. 《沈清传》:感天动地孝女情·514
126. 朝鲜文学的宝贵遗产:《春香传》·519
127. 朴趾源和他的短篇小说·524
128. 绚丽多彩的印尼马来神话·527
129. 来自岛国的咏唱——印尼马来诗歌·531
130. 马来民歌“板顿”诗·537
131. “惟一地道的马来故事”
《杭·杜亚传》·544
132. 跨越千年的叩问:越南神话·548
133. 越南“民族的天才诗人”阮攸·552
134. 《金云翘传》:
越南古典文学的一座丰碑·555
135. 在佛教和想象间往还的泰国神话·560
136. 大城王朝四诗赋·564
137. 大城王朝中期的宫廷诗人们·567
138. 大城王朝覆灭前后的文学·571
139. 曼谷王朝的古典文学·574
140. 《拉马坚》:泰国的《罗摩衍那》·578
141. 《伊璘》:来自印尼爪哇的班基故事·581
142. “塞帕文学”的顶峰
——《昆昌昆平唱词》·584
143. 婉通与昆昌、昆平的婚恋悲剧·588
144. “格仑之父”顺吞蒲·592
145. 神奇瑰丽的缅甸神话传说·596
146. 南国袅袅佛音:缅甸佛教文学·599
147. “缅甸的莎士比亚”吴邦雅·603

【1. 刻在泥板上的两河流域文明】

1872 年的一天，一件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大英博物馆罗林逊工作室里发生了，英国排字工人、东方文化的爱好者乔治·史密斯，偶然在一些泥板文书的残片中译读出大洪水的故事轮廓，竟和他从小就稔熟的《圣经·旧约》中的大洪水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些泥板出土于西亚两河流域，属于公元前 7 世纪亚述首都尼尼微城巴尼拔王王宫图书馆的馆藏，上面记载的是公元前 2000 年古代巴比伦人的传说，而《旧约》的编纂晚在公元前 5 世纪，因此他断定《圣经》的洪水神话来自巴比伦。同年年底，他把结论公布于世，震撼了西方，也受到教会的围攻。为了寻求更多的证据，史密斯两次来到尼尼微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又从废墟中收集到几千块泥板文书的残片。经过细心的整理复原，他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泥板文书记载的是一部久已失传了的古代巴比伦史诗。泥板共有十二块，而他识读的大洪水故事只是其中第十一块泥板中的一段插话。继史密斯之后，考古学家云集两河流域原亚述王国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使一大批埋没已久的古代城市、宫殿、神庙、墓葬、艺术品、数



古巴比伦泥板文书

以万计的文字泥板重见天日。鉴于这些被誉为“19 世纪伟大的荣耀”的考古发现，自希罗多德至黑格尔的传统历史观为之一变，一部世界史必须重新改写了。跨进 20 世纪后，人们也没有忘记在这块土地上寻宝淘金，1960 年美国考古队在尼普尔又发现了公元前 2600 年左右的文学泥板《什尔帕克的教训》。相信随着新泥板的出土和破译，我们对两河流域古代文学的认识会更加充实的。

史密斯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在他之前已有学者默默无闻地进行着破译泥板上古老文字的工作，并取得了进展。然而他们的研究成果被认为是“欺诈”，他们本人也被认为是不务实际的“空想家”。直到 1857 年英国皇家亚洲协会举行的一次著名的测试才还给他们清白。四名被挑选出来的研究者分别破译一块刚出土的碑文，完成后译文被密封上交。经考核委员审核，四份译文答案基本一致。在确凿的事实面前，恶毒的非难从此平息，研究工作进展顺利。随后国际学术界诞生了一门崭新的学科——亚述学（研究两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使用楔形文字的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的学科）。这四个人中就有史密斯的老师罗林逊，十五年后史密斯正是站在这些先辈的肩膀上才得以一鸣惊人，发现了《吉尔伽美什》中的洪水神话。史诗《吉尔伽美什》的成功破译拉开了一个重新发现一个沉睡了五千年的伟大的古代文明的序幕，这就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巴比伦文明。

两河流域地处交通要道，加之地势平坦，历来是兵家必夺之地。这里战事不断，充满了民族部落之间的纠纷与兼并，王朝更迭频繁。大约在公元前 5000 年后期，这里开始由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从苏美尔城邦出现到统一的阿卡德王国兴起，在巴比伦尼亚地区先后出现过几十个城市国家（城邦），其中主要有埃利都、乌尔、乌鲁克等。

这些城邦都是由几个农村公社围绕着一个中心城市组成。城市的中心建筑是神庙。城邦首脑叫做“帕达西”或“恩西”，平时是最高行政长官和最高祭司，战时是最高统帅。城邦还保存长老会和民众会两个民主机构。

公元前 2371 年，阿卡德城国王萨尔贡一世征服苏美尔各邦，第一次统一了巴比伦尼亚。公元前 2230 年，东北部的库提人侵入，消灭阿卡德王国，统治两河流域近一个世纪。趁着库提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原苏美尔城邦的乌鲁克人、乌尔人重新崛起，乌鲁克人赶走了库提人，乌尔人又取代乌鲁克人，建立了统一两河流域南部的乌尔第三王朝。